

西藏学参考丛书第二辑之七

门域历史沿革 及印度侵占经过

林田 著

97.5

9-1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室编印

西藏学参考丛书第二辑之七

门域历史沿革 及印度侵占经过

(内部资料)

林田 著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室编印

前 言

《西藏学参考丛书》创刊于一九八一年冬，是西藏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编印的四种藏学丛书之一，原为内部学术资料。后应藏学界的要求，分别交付有关出版社出版，并酌情扩大发行范围。

这部丛书的主要任务是选译国外有代表性的藏学著作，国内学者与西藏有关的著述，目前尚无大量印行的，也将择要编入丛书，为国内藏学界和在藏区工作的同志提供信息、资料和经验，促进藏学和藏区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一辑共收入有关西藏和藏族的著述十种，即《无护照西藏之行》（〔英〕F·M·贝利著）、《西藏——宗教、历史、人民》（土登·晋美诺布著）、《英国侵略西藏史》（〔英〕荣赫鹏著）、《西藏的土地与政体》（〔美〕皮德罗·卡拉斯科著）、《智慧的窗扉》（十

四世达赖喇嘛著)、《西藏的文明》(〔法〕石泰安著)、《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英〕贝尔著)、《谁是六二年的罪人》(〔印〕曼克尔卡著)、《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法〕达维·耐尔著)和《不丹——静龙之国》(〔印〕梅赫拉著),均已先后成书。其中有的是国外藏学名著,有多种外文译本,在国外藏学界颇有影响;有些书则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也值得看一看。这十种书除《英国侵略西藏史》外,都是第一次被译成汉文,介绍到国内来的。印行之后,受到藏学界和藏族地区干部的欢迎。第二辑仍将选编十种国内外藏学和有关西藏的著作,已经出版的有:《西藏研究文献目录》(〔日〕贞兼绫子著)、《入藏纪行》(〔日〕多田等观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意〕图齐、〔德〕海西希著)、《尼泊尔民族志》(王宏伟、鲁正华著)、《中印边界秘史》(〔印〕卡·古普塔著)、《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日〕前田正名著)等。

古往今来,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首先要依靠自身的刻苦钻研和创造性劳动,同时也都离不开相

互交流。藏学的发展，实际上走的也正是这条路子。

藏学的故乡和基地在中国。它在国外发展的历史约有一百多年，一九五九年以后，成了热门学科。有二十多个国家相继成立了藏学研究机构，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章。择要选译这些著述，可资掌握信息，开阔视野，丰富资料，取得借鉴，受到激励，有益于国内藏学的发展。从学科建设来说，这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当然，国外的有些所谓藏学家，研究西藏问题有他们特殊的兴趣和着眼点，那也无关紧要，读一读他们的书，也可以长见识，会使我们警觉起来，头脑清醒一些。

善子学习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藏族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大译师和翻译家，他们为发展藏族的文化 and 促进文化交流，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留下了丰富的译著，至今人们仍受其益泽，铭记着他们的卓越贡献。今日藏学研究发展的情况是：国外出版的藏学著作很

多，而介绍到国内的却寥寥无几；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的大译师和翻译家，长期埋头耕耘，为藏学的发展贡献才能和智慧。

牛力耕

一九八九年九月

前 言

这个材料是 35 年前我经两个月的考察采访而写成的一份调查报告,原载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增刊》1959 年 12 月 4 日刊出的一期中。

1959 年 9 月 9 日,我在西藏山南区刚刚结束了关于凯松溪卡(凯松庄园)民主改革的蹲点调查采访时,接到了中共山南分工委转来的新华社西藏分社发来的一份电报,说总社指示,要我立即赴山南南部门域区边境,了解印度军队侵占我沙则和兼则马尼并与我军发生摩擦的实况。

我稍事准备,便在人民解放军山南军分区司令员柴洪泉同志的热情帮助和安排下,于 9 月 16 日由泽当乘军运卡车到达错那,次日由错那骑马、步行向南进入喜马拉雅山中门域北部的勒布区。在那里,由边防部队协助,访问了勒布区的头人、百姓和部队指战员,了解了印军侵占我国西藏所属的门域地区大部分地方以后,又越过他们自称是中印边界的所

谓麦克马洪线,步步向我方逼进的情况,并对印军在我军实际控制区之内所设哨卡作了实地考察。

这次为期一周的现场采访,虽然对当时双方关于边境争执的真相掌握了比较充分的第一手材料,但关于门域的历史情况和印度侵占门域的整个过程,还缺少了解。这些情况,当地小头人和群众虽然也谈到了一些,但由于他们的地位局限,不可能准确而系统地讲清楚。为此,我回到拉萨以后,继续进行这项采访。这里我以感激的心情要特别提到当时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工作的傅师钟同志,是他全力帮助我完成了这一任务。第一,他邀请了1948年曾在门域担任过代理“拉业”(西藏当局派出管理门域的行政官)的色拉寺格西(色拉寺是拉萨三大寺之一,格西是喇嘛教最高学位)益西赤烈和曾到门域讲过经的色拉寺巴索活佛,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专门为我讲述了门域的历史沿革和印度侵占门域的经过,由傅师钟自己担任翻译。这两位老年高僧对于门域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区域归属、行政区划等情况的了如指掌,他们对于

各种制度、事件记忆之精确，令我十分吃惊。我当时就认为，他们是我能找到的最卓越的门域问题权威。第二，傅师钟同志当时正在翻译、整理原西藏地方当局保存的关于门域以及中印边界问题的藏文文书文件。他应我的要求，毫无保留地把有关门域情况的文书文件介绍给我，有的文件尚未译成汉文，他便边译边读给我听，由我逐句记录下来。由于他熟悉西藏历史并精通古藏文，所以译文十分信达，而且保存了古时西藏行文风格。这从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的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

我简要回顾这些，只是想说明，这个调查材料是有充分根据的，是得来不易的。附带说一下，今天再找熟悉门域历史情况的人不仅已不可能，而且经过前些年的动乱，有关这些情况的文件，有些已很难找到了。因此，这份材料（包括附件）也许可以说有着它不可代替的独特的文献资料价值。感谢陈家璉同志，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发现了这点，并积极支持把它重新付印。

为了使读者对门域这个地方有一点感性认识，

特把我当时赴门域采访的几天的日记也附在后边。

林 田

1994.8.26.于兰州

目 录

门域历史沿革及印度侵占经过	(1)
门域和“门巴”简况	(1)
门域历史沿革	(5)
印度侵占门域之经过	(19)
注释	(46)
附件一：五世达赖 1680 年发给门域僧俗官员、 百姓之诏书	(51)
二：西藏地方当局木蛇年给达旺寺及门域 百姓的诏书	(54)
三：错那宗本、僧俗头人水牛年向西藏地 方政府之保证书	(56)
四：铁龙年错那宗本为十四世达赖举行坐 床典礼所造的门域的户口单	(58)

五：西藏地方政府 1951 年给错那、达旺 等地的命令	(60)
六：西藏地方政府 1951 年 10 月 16 日给 错那等地的命令	(63)
七：艾奇逊“条约、协约、证书集”中所载 1853 年条约	(65)
八：1854 年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印提斯浦 尔地方代表所订协定	(67)
九：1853 年门域给达赖的效忠保证誓书	(68)
十：永马年德让、达隆等宗本所呈的保证书	(71)
十一：夏扎给麦克马洪的复信	(72)
赴门域采访日记	(74)

门域历史沿革及印度侵占经过

门域和“门巴”简况

“门域”藏语即“门”地区。解放前的汉文史料上，多译为“闷域”。关于门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泛指西藏所属的喜马拉雅山中高山深谷地区（在喜马拉雅山脉主岭以南），“门”，含有低热之地之意。另一说法，指错那宗南部以达旺为中心的“门”地区。西藏人的概念中，后一说法为确。

门域在西藏山南区错那宗（现错那县）以南。北面以土仑山口（藏语土仑拉）、棒山口（绷拉）、薄山口（薄拉）等与错那宗本部相接；在这些山口以北，基本上是喜马拉雅山区中拔海四千二百公尺以上的高山草原区；以南是森林密布的高山深谷区。也可以说，这以南，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山坡（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常说：中印边界在喜马拉雅山脉主岭上，这是一种心怀侵略的胡说。实

际上,西藏阿里的某些地区、亚东一带直到门域、珞瑜、察隅南部等我国领土,都在主岭以南。有的地方,在喜马拉雅山脉主岭以南一、二百公里)。门域的南方边界,即这一带的传统中印边界,在昂巴拉(昂巴山)以南的言惹巴惹(即五十万分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地图上的概拉巴里。座标为北纬 $26^{\circ}52'$ 、东经 $91^{\circ}57'$)地方的南端。西以达尔南加、墨拉、汀丁、宁桑拉、江浦等地与不丹相接。东以马哥、拉干等地与珞瑜区相连。这块地方的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里。

门地区地势北高南低,大部为高山窄谷,北部谷底拔海两千公尺左右,南端河谷拔海在一千公尺以下。气候与川、贵相仿。高峰上积雪皑皑,漫山遍岭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高大的松、杉和青杠。靠近河谷的山坡上是茂密的杂树和竹林。北部深谷产小麦、青稞、荞麦等,一年两熟。南部河谷还产稻米、大豆和桃子、黄瓜、辣椒等瓜果蔬菜。

门域居民,统称“门巴”(意即门地方人。如前藏人称“卫巴”,后藏人称“藏巴”,康区藏民称“康

巴”)。早年有“门巴忝巴松东”(门巴三千户)的说法。据藏历铁猴年(1920年)西藏地方政府错那宗清查门地区的差赋时统计,大小差户有二千六百零七户。到藏历铁龙年1月14日(公历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之前,噶厦为向达赖呈献供养,命令错那宗本造了门域户口册,据此户口册记载,门域大小差户共二千二百零六户。根据这些材料估计,全区人口在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之间。

门巴有和藏语不同的地方语言,但多数人通藏语。通用藏文,另无文字。生产上比一般藏区更为落后。门域北部勒布一带居民,耕种时二男二女成一组,男人在前边用“粗”(约六尺长、两头削尖的木棒,用时靠近一端绑一横棍用脚踩,很象高跷)掘地,妇女在后边用手把小圆锄翻土,用木棍打碎土块,撒种后再用木棍拨土掩种。一家种地,全村来帮,帮工者称“拉恰”。互相帮工,不要报酬,但主人要以荞麦饼和青稞酒招待(南部生产情况不详)。门域全区百姓,都是西藏三大领主的农奴,有些农

奴有小块私垦私有土地。农奴内部,即门巴内部,阶级分化不明显,贫富相差不多,一般小头人也都参加劳动。

门巴信奉喇嘛教黄教,但衣、食、住等风俗习惯与其他藏区人民不同。南部居民吃稻米,北部吃荞麦饼和炒熟的小麦面。房屋为石片墙、木地板、竹篷顶。地板上用石片砌一火坑,白天在火坑上架火煮饭,晚间围火坑蜷曲面睡。北部的门巴,男女老幼都穿红氍毹(手织粗毛布)袍,比藏袍短小,男人蓄半长发,不留辫,头戴黄顶红边小帽或黑牛毛毡帽,毡帽用一孔雀翎围扎。从人种血统上看,门巴与一般藏民也略有差异,男人多中等身材,妇女较矮小。

门巴究系一单一民族,还是西藏藏族的一部分,尚未确定。他们自己有的说是藏族:理由是“都是一个百姓(意即原皆为藏政府百姓),信一个教,一样支差纳税”,有的说“门巴不是藏族,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不同”。但门域和门巴,自古以来属于

西藏地方。^①

门域历史沿革

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了给所谓麦克马洪线寻找历史“根据”，在1959年9月26日给我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中竟然说，他“没有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竟会对在我们看来几十年来无可争辩地属于印度，而某些部分一百多年来就属于印度的约四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提出要求。”又说“印度的边界是几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解决了的。”他又说，中印“全部边界都是经条约确定，或者由习惯确认，或者同时具备这两种条件的，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印度政府行使管辖权直到习惯边界一点提出过抗议。”这真是一种毫不顾及历史事实的最大胆的自欺欺人之谈。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即以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门域和珞瑜等地而言，几个世纪以来，就是属于我国西藏地方的。门域的历史沿革，就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①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确认门巴族是单一民族。——编者